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武功部五

耀武　訓練　號令　謀策　料敵

耀武一

原觀兵　揚武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書我武惟揚

佳兵　驕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恬澹為上勝而不美　文子曰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勝而不美　果而勿矜　上詳佳兵注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故善者果而已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弗戢自焚　好戰必亡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主父偃曰好戰必亡

竊弄凶器　啓迪禍階　惟甲冑起戎　惟干戈省躬　書說命

陳若林之衆　萃如虎之師　示衆　有名師有善惡之名

黷武　取威　增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左傳智伯伐齊智伯曰齊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韓愈平淮西碑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窮畋極獵　威戎夸狄　上見丁謂大蒐賦　班固西都賦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耀威中原　陳兵雒水　東京賦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閲西園　武備志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聚兵馬臨雒水令盆

子君臣列而觀之

投鞭斷流　舞劒前導

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宋太平興國初上有取太原之意乃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舞劒皆能擲劒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會北戎遣使脩貢上宴其使於後殿因出劒士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躑承接霜鋒雪鍔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恐形於色及親征太原必令為前導賊衆喪膽

耀淮上以安民　因大儺而示武

文獻通考後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　宋史楊存中與金人戰於拓臯敗之而濠圍猶未解張俊與存中劉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

高會

漠北而還　耀兵磧北而歸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寳初北討奚奴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孔帖執失思力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八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耀武二

原踴躍用兵詩　增陳師乘而觀之左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原暴而不戢春秋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戰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增晝耀兵夜斫營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髙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

回鶻不敢仰視 王鍔為河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鍔欲示威武乃悉軍迎逆列五十里旗幟鮮明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徒飾其外 五代史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梁兵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賛皇會德威於石橋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兵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

耀戎容揚天聲 宋史李繼隆端拱初為定州都部署淳化初上遣使密諭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虞震耀戎容奏揚天聲以遏外侮殄此微妖當責將帥

訓練一

原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

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之大略也

增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

服以明其勇知終知始以明其智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晝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晝路棊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甲頓弊車騎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茍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

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登壇必究教兵篇曰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為

詮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猝則立斃矣

訓練二

原教士　訓戎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軍也　訓戎教戰　明恥

鬬心傳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訓旅　練兵白帖　五載大簡一

人不戮（詳訓練一）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玉海士開而鈍求欲鞭七貫三示以薄懲而不可得）

比年簡車　三年簡徒（詳訓練一）

蒐於被廬　簡於宗丘（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　又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

建而不旆　征則有威（傳曰晉治兵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旆之諸侯畏之注將戰則旆不戰則不旆　國語虢文公曰故征則有威守則有材）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厲兵秣馬　蒐乘補卒

既無訓卒何以成功　行孫吳之法訓熊羆之旅

御一心之衆舉百勝之師　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

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　王孫賈治軍旅

管夷吾修甲兵並白帖　增練士　選鋒六韜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鋭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鋭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武備志茅子曰士不選則不可練志曰兵無選鋒曰北

頒陳　校旗司馬法上暇人教是謂頒陳注云頒陳者頒頒于陣謂教而又教使

之熟也　唐書魚朝恩聞郝廷玉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没無復校旗事

練膽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上詳訓練一

以六德分三等

唐李衛公問對中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

陳中野　闢廣場

尉繚子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于中野

唐書馬燧進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

遂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器用完備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

板為鼓 **瓦為金** 詳陳中野注

懷忠孝 **動鬼神** 宋史岳飛傳紹興七年飛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張浚奏以張宗元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悦 杜甫寄章侍御詩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彊兵動鬼神

鍛乃戈矛 **修爾車馬** 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什伍如親 **卒伯如友** 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此本戰之道也

兵弱能強 **令弊能起** 尉繚子曰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并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此十二者教成犯

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甲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于閫組甲不出于櫜而威服天下矣

三官不謬　五教不亂　登壇必究教兵篇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

出教法格　置訓練官　宋史兵志元豐二年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及馬射馬使蕃槍步用摽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　又元豐四年諸路置訓練官

廢遺獰耄　料簡驍銳　唐書李德裕徙劍南節度使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十三四士無敢怨　司馬光上神宗書曰為今日之計莫如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呰窳以精器械然後為陛下之所

欲為無不可也

選徒練旅　課才程氣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選徒練旅有衆孔武玉海傈佼課才勁勇程氣

繕甲淬兵　程能校藝

唐書李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　續文獻通考宋袁說友上言曰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溫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

教正不教奇　畏我不畏敵

唐李衛公問對中靖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　下詳訓練一

猶布棊於盤　非驅虎入市

並詳訓練一

勇不得獨進　怯不得獨退

淮南子兵略訓良將之用卒也

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

上詳訓練一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朱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毋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謂之殃民

如手足捍頭目

若虎豹有爪牙　上詳子之衛父注　淮南子兵略訓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之技能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

原率素厲以行必無勇也　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

白帖素厲空猛非勇也
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訓練三

原載纘武功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注纘習而繼之也增師干之試又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言衆且練也原日討軍實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注討治也軍實軍器增訓卒利兵又晉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選而別之愛而貴之吳子曰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訓士流涕白帖屈突通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尊君親上性理朱子曰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封殖其家砥礪其人宋史兵志

知定州蘇軾言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練兵常若寇至　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為邊患今陜西河東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異其籍厚其廪　又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貿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武者異其籍而厚其廪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廪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

訓練四

增詩宋韓琦答孫植太博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點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

似鐵大仁未許覆兇巢飭謹封垂禦侵越悍夫猛士志
待騁貯填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
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閱
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絶技控弦命中無
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蹷收軍校獵圍
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紲山麋衝軼犯勁矢罔兔奔逃迷
狡穴大鵰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犒
部曲浪瀉酒車輪涤血將軍未酣衆心醉耳後風生鼻

頭熱

增策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

可縻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呉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

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

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號令一

原銜枚　按纂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囂　下見將帥二　倚輮而令　挈

壺以令　韓子云吳起為魏武侯西河守倚一車輮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　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云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成飲故以壺表井　挈纂令舍　挈

畚令糧　鄭司農注曰縣纂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纂所以駕舍故以纂表舍縣畚

於所當廩假之處令軍望見當廩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廩

奉將天罰　恭行天罰　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致天之罰　厎天之罰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泰誓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咸聽朕命　悉聽朕言　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　振鐸拱稽號令也　禮凡執禁以齊衆罪不赦過

敗麥割髮　取米殺妻　魏志曹公出軍令無敗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曹公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曹公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率不可殺請自刑拔劒割髮置地　晉永嘉亂郭默率衆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十石餉妹默自殺妻以

明無私也

耳目在旗鼓

婦人令左右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將旗鼓以進退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伍申之

後期斬監軍

不整髡職吏

上見將帥一

吳志射聲校尉孫松于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失利叱斬子

魏志鄧艾遣子忠與諸葛瞻戰不利艾叱忠將斬之忠馳還更戰大破之

取笠泣斬士

吳書呂蒙到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為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既申諮諮之言

必整

堂堂之陣言容路路音額教令嚴也 既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之令 行間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並白帖

增寄軍令 明軍約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内政而寄軍令焉詳軍旅一 史記律書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致民志 從君命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左傳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 令

如春 令如山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 宋史紹

興五年命岳飛招捕楊幺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如斧鉞　如雪霜

尉繚子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令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吳子曰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吳子曰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尉繚子將令篇曰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三略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三令五申　一逆

百失上詳婦人立左右注　三略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竊符下令　揚麾誓衆戰國策魏王使晉鄙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公子見其客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　駱賓王為兵部奏姚州破楊虔柳露布曰揚麾誓衆仗節訓兵

任其上令　得其軍號吳子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

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光弼進圍懷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等送之京師 秋毫不犯 都人莫知 北史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士必成列剋敵彌日都人莫知 將士股慄 士卒心存 北史楊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武備志唐李靖教旗法有云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 行令自身 申令戢下 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晟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效謀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奮氣而聳

幕　宋史乾德初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悦服上聞降詔褒之

威在管軍　敬若神明　宋史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而威令在管軍　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

申嚴凝之令　凜風霜之氣　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陛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縱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　李筌太白陰經夫人以心定言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

不肅則士囂　不齊故兵敗　孔帖竇建德五月自坂堵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

險士罰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　武備志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

盟與諸將割臂　令如四肢應心

唐書李嗣業加驃騎大將軍安祿山反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　尉繚子曰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奸謀不作姦民不語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使三軍若一人　聽飛令如朕行

縣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武備志

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戮揚

干之僕必行其令　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蘇頲撰命姚崇等北伐制云云

三令　原整烏合之衆既在一夫　厲鷹揚之師必資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　厲賈勇之夫必曰下令並白帖

號令二

原誓六事之人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傳云各有軍事故曰六事　狥師而誓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狥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申嚴號令月令　增冡宰布令司馬法冡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

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士涕沾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

明法審令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

一衆心 又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 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非吾令斬材士 又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其令強者其敵弱 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響應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宮耿弇請間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令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當備祭

遵 又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折匕箸斬士 唐書元和中劉闢反詔高崇文統兵討之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狥禽闢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

無統一則擕弛 孔帖哥舒翰守潼關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擕弛無守意

三喻五復之 又契丹寇營州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下令士皆雪泣 又李晟圖復京師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號令嚴壹

又段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戰

令肅不殘 唐書馬璘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

中六矢不動方知軍令 武備志張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令狐潮相聞語未絶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不可以兩從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帝王奇術 歐陽修上書曰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凍死不拆屋 宋史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以劒畫地而令 又李寶傳金主亮以蘇保衡由海道襲浙江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令與守臣督海舟捍

禦寶遂發蘇州大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

謀策一

原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悦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又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注曳柴起塵詐為衆走　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閼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　又曰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刼　增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原又曰信與張耳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鬬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

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

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歇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增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原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令曰皆下馬解鞍會暮胡兵

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後漢書曰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眘不復識別衆遂驚潰　又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度尚爲荆州刺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

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衆聞咸憤踴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遂破平之　又曰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

車轂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又曰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 郭沖三事曰諸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於馬

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增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狥

隋書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

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河間元王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舸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為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賊數千沒於塹

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廵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廵縛藁為人千餘被黒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乆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遣圍而出以為應暉設

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聮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栅前行先遣鋭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鋭卒二千

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年上命傅友德伐蜀友德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原善謀　勝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伐謀　貴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　漢書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遺大鐘　刻石牛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蜀王本紀秦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便金蜀王即發卒千人令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石牛於成都道乃通

如處女　避怒蛙

孫子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户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注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背水戰　登樓嘯

上詳謀策一　劉琨嘗為胡騎所圍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並棄

圍而走龍韜虎鈐　龍變虎發上詳兵法二下詳將帥三中權後勁　左實右偽左傳中權後勁注曰勁兵殿而中軍制謀　又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　如環無端　若響應聲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下詳論兵二　振鞭絕弦　俛首匿爪孫子兵法見利從之如振鞭見不利去之如絕弦　淮南子云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　尅敵出奇　運籌決勝周禮司勳職云戰功曰多鄭康成注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是也　史記張良常為畫策臣漢六年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不學孫吳　圖上方略

上見將帥二　漢書神爵元年上問趙充國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注曰隃遙也

女樂閑地　餼牛退敵

上詳謀策一　左傳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蒸粟得地　畫女開園

史記越與吳戰於會稽不勝范蠡為吳所虜後吳放之歸越獻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具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得其地　漢書高祖北征至平城為單于所圍七日士卒饑困陳平陰畫好女以遺閼氏閼氏見而妬之夜開西北角高祖散走得免

范匄塞井 度尚焚營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 下詳謀策一 孫臏減竈

虞詡增竈 並詳謀策一 書木尅龎涓 題樹射張郃 上詳謀策一 漢末傳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司馬宣王命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引去郃追之至木門道亮駐軍削大樹皮書曰張郃死此樹下郃軍到亮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中郃而死 象尾繫燧

雞足繫火 左傳吳伐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注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晉書江逌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于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

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蒙馬虎皮　畫牛龍文胥臣田單並詳謀策一　束刃牛角　縛

戟馬頭田單王胡並詳謀策一　使輿曳柴　載土覆豆欒枝赤眘並詳謀策一

廉范縛炬　楊璇鼓灰並詳謀策一　縫革為船

起沙為城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縫革為船置之箄上以渡河擊羌　曹瞞傳操與馬超分兵隔渭水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婁子伯説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迴

船受箭　柴道獲馬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

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書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呂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下馬解鞍　開門偃旗上詳謀策一　趙雲別傳雲將數十騎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為操前鋒所擊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

按甲寢兵　臥旗息鼓　九州春秋曹操征孫權衆軍傳幹諫曰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愚以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　下詳謀策一

觀怠擊疑　因虛乘散並詳攻戰三　以奇用兵　不苟接刃

上出老子下詳攻戰一 請畫 受成君請子畫畫計策也受成成兵謀也 先知 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敵 曳柴之謀 破竹之勢 利以誘之 亂而取之 智合於權 義和於利 出奇於術內 制勝於彀中 成百尅之計 定一舉之功 將制律以嚴終在運籌而謀始並白帖 增奇謀 陰計龍韜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 黃石公中略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能遠謀 運長策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乃入見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敕運其長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

畫大謀

決沉機　王叡將略論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拗蜀決沉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宏規也

圖安危

知得失　太公龍韜將有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斷門限

縱戰艦　後漢書臧宮將兵至中盧屯駱越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　下詳謀策一

輕則寡謀

怯而無謀上詳謀策一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委心歸計 乘機決策上詳謀策一 孔帖韓充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得策輒行 蓄謀而俟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陸贄曰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

不待衆言 不卹常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 唐書陸贄曰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狥衆情死生進退唯將

所命攻討之兵也

胸懷甲兵　謀先造化北史太武名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　杜牧賀平党項表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算獨決神機

唱籌量沙　割筒棄豆上詳謀策一　武備志劉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賷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

會諸將飲　使二女舞孔帖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督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又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決策九重　定計千里陸宣公奏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内

出其意外　落吾彀中孔帖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漢南杜牧説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明將傅洪武初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康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内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在江東橋乃遣還答書曰余某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友諒徑以舟衝江東橋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别舸脱走

信賢如腹心　畫地為城池黄石公上略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

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　宋史淳祐初授余玠四川安撫制置使玠入蜀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播州冉氏兄弟璡璞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渡水決壅囊　絶河鏁維車　上詳謀策一　唐書田悅壁洹水馬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絶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與悅夾洹而軍

無遺籌失策　無悖謀左畫　劉向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宋

史杜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成鼎足之形　圖猿臂之勢

武備志諸葛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唐書乾元初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馳東都史思明乘勝西嚮光弼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

車中伏壯士　城下縋藁人

裴行儉張巡並詳謀策一

慮既定心乃強　謀雖多決欲獨

司馬法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晉書咸寧初除羊祜征南大將軍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上疏曰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

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

欲其西襲其東　後人發先人至　太公文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奈何太公曰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絶輜重於間道　張旗幟為疑兵　上詳謀策一　漢書沛公欲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示帳幕為柏菴　執旗幟結草人　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齊煬王憲為前鋒帝親圍晉州時大將軍椿屯雞棲原憲密謂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　五

代史梁臣傅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鄩以兵屯於魏縣魏兵果亂刼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若玄雲之無象　若滄海之不測李筌太白陰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鷕乎若元雲之無象漾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筭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

若隼鳥入重林　如游魚負深潭太白陰經無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負深潭無其跡

欒枝曳柴以敗荆　莫敖采樵以致絞宋史康王即位岳飛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

向宛洛吾擣幽州　公逼潼關臣渡蒲阪　賊

魏書曰馬超等反關右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操至潼關恐不得渡名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操軍得渡遂破超等　安祿山雖盜河洛人人怨之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楊國忠計迫謬說帝趣哥舒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遙計曰翰病且耄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

降卒復縱率騎夜進　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

御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侯泉率騎七百討之廣張聲勢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帥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復縱令入城左右曰何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孔帖頡利走保鐵山遣鴻臚卿慰撫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頡利亡去

命將向宛洛率衆出秦川　大衆取成都疑兵出內水

武備志先主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又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

原善計潛行破勁敵於籌畫之下　奇謀獨運解重圍於談笑之間　並白帖

謀策三

增大謀不謀　太公武韜大智不智大謀不謀　周密為寶　又武韜凡謀之道周密為

寶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以析公為謀主 又伍舉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原縈帶全城 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牒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

上略伐智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

增五軍五衢敵人必惑 吳子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曲謀敗國 尉繚子曲謀敗國注云曲一偏

也

為帝王師黃石公上略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

謀及負薪又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謀可深而不可疑又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原借箸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六奇陳平六出奇謀

策慮愊憶漢書谷永上疏訟陳湯曰湯前使副西域都護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斬郅支首注曰愊憶憤怒貌

增以梁委之又吳楚反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就第參兵謀 又趙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武五年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廟勝之策 又劉備據沛曹操乃自將征備備奔袁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諫曰操既破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將軍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交馬語移時 曹操進軍馬超等數挑戰

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説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尅日會戰大破之

蒙稱病篤露檄召還

孫權常為其子求婚於關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

原謨謀為劒戟

陳思王征蜀論今將以謨謀為劒戟策略為旌旗師徒不擾藉力天師

以計代戰一當萬

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太康初預遣周旨等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吳都督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增如樵而出鳴鼓而來 又晉元帝命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暮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而退

原白服乘輿 宋拾遺云初檀道濟伐匈奴大衆未集而為虜所圍數重是時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士卒悉解甲勿動既而道濟白服乘輿徐出向圍以長策為虜所憚虜相與謀曰檀公今居死地即白服在軍猶不懼此伏兵誘我也遂不敢戰

增腹背擊之 武備志劉裕抗表伐南燕南燕主超名羣臣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餌以

馬畜 又梁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椿曰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解嚴使懈 北周主謀伐齊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使人乘己馬突陣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毒水上流 又長孫晟為泰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湯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

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彼收穫我掩襲彼聚兵我解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羸兵阻水以誘之 薛萬均傳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雄略動如神 杜甫詩

神算風驅 孔帖儻或神算風驅天威霆擊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

尾背畏赤族之刑既迫與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之宥免矣

巨謀纖計　杜牧文

潛遣二十騎來迎　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垣駒嶺嶺峻絶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既至士不肯下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彝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皆下

智囊之士　李筌太白陰經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

以謀不以力　歐陽脩上疏曰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

番將被杖奔元昊　東軒筆談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俟敵歸邀擊　宋史建炎三年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

帝名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聽其留

謀定而後戰 又岳飛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萬全之算 韓世能俘斬雲南叛彝露布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於轂內制兵要於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士卒翦其羽翼則席上足以折衝擒其腹心則舟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祇奉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

開闔化機 梁潛平彝頌神算雄略開闔化機奮揚蹈厲孰測端倪

料敵一

原問將　計糧 漢王使酈食其往説魏王豹且名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魏志諸葛亮攻陳倉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開賞成擒

山賊陳策衆數萬人太祖問可代否劉曄曰策因亂赴險相依為强非有爵命威信相伏畏死取賞愚智所同先開賞勸大兵臨之令下之日軍門啓而賊自潰矣　袁尚救鄴諸將以尚歸鄉人人自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道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尚果循山臨滏水為營公擊破之

畫地成圖

聚米為山

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方略形勢千秋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無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千秋　後漢書建武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

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見可知難　量敵論將　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政也　魏文帝欲伐不從命者問吳蜀何先賈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帝不從伐江陵役士多死

才豈敵裕　智足平梁　宋武帝西伐關中赫連屈句曰姚泓豎子才豈能敵裕必為所擒　宇文泰命于謹襲江陵謹策梁元帝曰策蕭繹有二耀兵漢沔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為上策退保羅郭以待援至此為下策以余觀蕭繹必處下策後果平江陵戕元帝

郭嘉料孫策　潘濬擒樊伷　魏志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在官渡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

起一人之敵耳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為許貢客所殺

吳志樊伷導誘諸夷以圖武陵孫權問潘濬濬曰五千人足以擒伷權曰卿何輕之濬曰伷當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節之驗權大笑以五千人授濬果斬伷也

增相時　觀釁　左傳相時而動又觀釁而動

審因應變　呂覽決勝篇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孔帖李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

制勝如神　孫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孔帖韓充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㝏主留後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

權敵　課將　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桓範要集古之論將者長于計策

則課以料敵善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鬬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

乘殆　擣虛 周世宗本紀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史紹興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岳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烏珠韓常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

登軾　登陴 曹劌登軾而望詳攻戰二　孔帖賊帥周摯攻北城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

先自敗　悔欲亡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

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刼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即敕臧宮撤圍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佯不及　示有餘

吳子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何如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此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謂愚將雖衆可獲　武備志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

似連雞　如狐

豚 北史魏帝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尅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　宋史余玠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不受節度玠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一旦曦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今誅之一夫力耳玠夜召夔計事斬之

烏樂馬鳴　烏起獸駭

左傳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孫子曰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

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困獸猶鬭　貪蛇忘尾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玉壺清話端拱中虜卒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繼倫領步騎千人巡徼忽當虜鋒虜蔑視不顧繼倫曰貪蛇勇行必忘其尾吾當銜枚掩其後其夕懷短兵默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一鏖如拉枯朽

二卿相惡　三軍數驚

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

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氷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觀外知內 察進知止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及布氣衰 乘衍膽破 曹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

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五代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與王衍戰于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前尾奔命

進退失利

袁紹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紹皆不從　吾學編洪武初徐達進圖太原謂諸將曰聞庫庫特穆爾出太原道保安經居庸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兵足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已為我牽制

師老釁生

兵分

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克太原

勢弱 後魏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真良平策也 蕭銑以羅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戰楚兵驍銳未易當也

決勝料勢 決戰料情 五代史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得城遽退 應我不暇 宋史紹興十一年濠州告急張俊與楊沂中劉錡援之距濠六十里

而南城已陷或言敵軍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又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趙范與弟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悍于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曰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恃城無鬬志　易我無固心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鬬遂破之

量

敵而後進　因形而用權

孟施舍曰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無約而請和　見利而不進

孫子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伏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旌旗動者亂也懸甀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

老羸以見短　舟楫非所長

韓王信反與匈奴欲共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吳書

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周瑜曰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敗卒擊勝兵　兩軍繫四將

魏志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唐肅宗問李泌今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

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

旗多者兵少　鼓嚴者壘空

虎鈐經旗鼓多者其兵少　名山藏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士誠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曰不出三日則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鼓方嚴基趣文忠疾追壘則皆空而留其所掠老弱嚴鼓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　降者遇貳者奪

後漢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唐書上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名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

曰去矣將為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偽退以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

魏志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名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果來攻不克而還　唐書李靖曰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馮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以老吾師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

隋軍臨江高熲謂薛

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席捲之勢事在不疑頻欣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茍能知已則安有失利者哉　虎鈐經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

行遠少憩則氣闕　國小多蓄則民怨　呂氏春秋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

興兵伐之陳可取莊公聽之遂取陳馬　筆談曹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瑋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虜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息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各鼓軍而進瑋大破虜師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来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客兵遠來食不足　懸軍遠僑糧不繼

後漢書建武四年帝使王霸與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建乃引還　魏志陳泰為征西將軍蜀姜維圍狄道鄧艾等以為割險自保觀釁待獘然後進救泰曰兵書云修櫓

積榲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維懸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遂進軍

救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拜李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舟師叩夷陵銳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州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孝恭自往與戰大敗還　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見獲務進遇覆速奔

雖勝不前不敗自退 左傳北戎侵鄭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歐陽修上書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急則并力緩自相圖　前不得戰退無仰儲

魏志袁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唐書大順二年孫儒屯溧水俄而田頵劉威為儒所敗楊行密欲守銅官李神福曰儒埽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絶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

增大勝之徵 龍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柰何太公曰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髙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

望壘知虛實 虎韜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髙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

原懼而增德 左傳趙成子謂孟明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必有懼心 又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貌軍容也

增南風不競 左傳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登巢車望晉軍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 左傳荊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

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明敵將不先軍 管子選陳篇不明于敵人之正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

十圍五攻 孫子詳攻戰三

失時不從可擊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師不宿飽 三略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敵強下之 又敵動伺之敵

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伏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緩之敵悖義之敵睚攜之

有所積必有所虧 淮南子兵略訓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

奔東南備西北 史記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表坐談客耳 魏志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勢必瓦解 魏志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

得隴復望蜀耶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吳書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晉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率三軍憑圍對肇都督俞賛亡詣肇抗曰賛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夜遁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　經濟類編魏主嗣曰劉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

如駒犢鬬虎狼　又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

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況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

聲言入洛實走襄城

唐書盛彥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萬寶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殆不可當彥師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彥師横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

根於忠智

唐書李靖傳賛曰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

力大敵脆先所難

又陸贄曰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為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

肉耳 又乾符六年黄巢勢寖盛據安南帝令羣臣議鄭畋曰巢之亂本于飢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亂巢即几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

伏出奮擊兵糶城下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曽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内望淘虜者稍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糶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曰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

輕出不暇齎糧糗 五代史唐臣傳梁遣王景仁擊趙趙王乞師于晉晉遣周德威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與德威轉鬬千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

将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守貞如坐網中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郭威為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将急欲攻城威曰李守貞前朝夙将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守貞如坐網中矣

彼将犇走可知虛實 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犇走以救其弊犇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夜至得空營 宋史靖康初金人渡河詔以宗澤為副元帥入援澤兵進至衛南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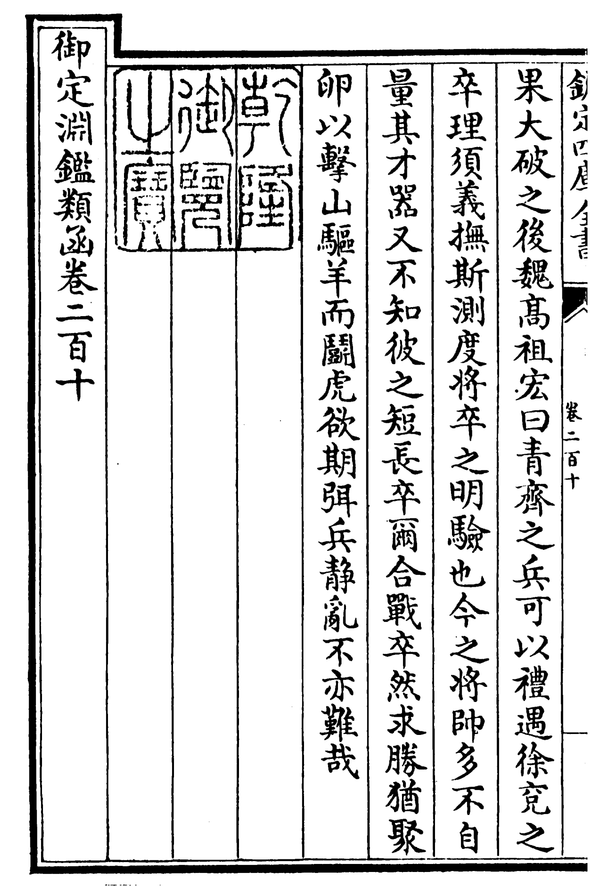
門户隳腹心自潰 吾學編洪武初

上欲取蜀以傅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上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料敵三

增論□王叡將略論曰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鋭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螯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

敵整衡軸以攻險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



果大破之後魏髙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兗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卯以擊山驅羊而鬬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伍士鵬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一

武功部六 征伐

征伐一

増易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又曰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

也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原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周禮鄭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之有國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　春秋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　增又曰鬭辛曰

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　原春秋公羊傳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何休注曰觕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　增春秋胡傳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

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原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内行威有所斬壊伐之為言敗也　春秋佑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大戴禮曰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人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悦矣　增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又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原又

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增又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原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增家語孔子曰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注云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不用天子之命也　又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史記律書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晉書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

北史崔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太公武韜

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司馬法曰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尉繚子曰易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

原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志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增又曰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乃發號施令曰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原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

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增六典曰凡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鈇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 蘇頲撰命薛納等伐默啜敕曰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所棄者順人心而必伐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仗威武用清荒戎時義遠矣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征伐二

原虞書曰帝曰咨禹惟茲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增夏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於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於衆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殷紂賜之

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　詩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阻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又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此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

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越裳氏獻白雉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左傳曰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　增又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又曰齊

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濵　原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袪衣馬前疾走寡人

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畢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公貴買之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去其農處山林求狐齊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齊詳狐　增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原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增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原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

獨留狗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南伐越以牡荊畫北斗登龍以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　增後漢書曰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敕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葛亮後出師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原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旗一作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增晉書曰武帝謀伐吳拜王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太康初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

之禮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原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增南史曰宋武帝北伐檀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唐書曰安禄山反榮王為元帥高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及朔方等兵出

禁財募闗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　又曰高崇文元和中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黄裳薦其才俾統兵討闢時顯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時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已出師遂趨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　又曰時討蔡數不利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

帝壯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衞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度笑曰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宋史曰乾德七年將伐江南詔以曹彬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明年金陵受圍凡三時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

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城陷李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又曰建炎中建安范汝為反以韓世忠為福建宣撫副使平之世忠初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糓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又曰紹興中岳

飛奏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順逆為強弱萬全之効可必

征伐三

原正邦　匡國上詳征伐一　詩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救無辜　執有罪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下詳征伐一　征西戎　伐大越列子云周穆王征西戎　竹書紀年云周穆王伐大越大起九師　柴于上帝　封于大神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　周禮肆師職云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鄭注云大神社及一方岳也山川蓋軍

之所依止

政有九因　伐有七機　周書云政有四戚五和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郄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　又云伐有四時三興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饑以飽此七者伐之機也

未發先聞　觀釁而動　管子曰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少焉東郭郵至桓公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何也東郭郵對曰湫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　左傳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義

和廢時　葛伯不祀尚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又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周公東征　宣王北伐上詳征伐二詩六月篇宣王北伐也鄭箋云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薄伐西戎　奄征南海詩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注云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左傳楚子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奮伐荊楚　掩征江漢上出商頌　王司馬穆侯頌云經綸文武謀略弘深方將網羅鯨鯢掩征江漢誘致勍敵大戰于絕南之地　出征絕域　足歷王庭李陵與蘇武書曰昔先帝授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司馬遷書曰李陵提

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窮域極邊 碎肝破膽 史岑出師頌曰況我將軍窮域極邊鼓無停響旗不暫搴 漢劉向上疏救陳湯云單于背恩叛德囚執漢使騎都尉甘延壽副使陳湯知陛下赫然有欲討之意入絶域之地赴湯火之難康居破膽匈奴碎肝

井堙木刊 斬祀殺厲 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 禮記吳侵陳斬祀殺厲鄭注曰祀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疾也

琰圭以除慝 牙璋以起軍 周禮典瑞職云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司農注曰琰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 又玉人職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詳軍旅

入純門及逵市 入孟門登太行 左傳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 又齊侯伐晉取朝歌

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斬孤竹遇山戎　超天關橫漢津　管子云桓公北伐令支斬孤竹遇山戎　崔駰武都賦云超天關兮橫漢津寧西土兮徂北征凌月氏兮厲樓煩濟雲中兮息元元

破匈奴臨瀚海　擊呼衍至木樓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而還　後漢書竇固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絕漢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

四征　七代　書云惟周王四征不庭綏厥兆民　又云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祓社　受律　凡軍行祓社禱社也　受律以出濯征仇方注濯大也

賜彤弓　揚黃鉞　諸侯賜彤弓然後專征伐震揚黃鉞之威以遏亂略

歌采薇　致包茅　周文王歌采薇以遣將帥之臣　下

見征伐二　討不庭　威不軌上詳征伐一于兵者以威不軌　奄征　啓戎心　有慙德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殷湯始伐猶有慙德　揚軍旅　取凶殘上出周禮詩取彼凶殘　出自天子　不問仁人上詳征伐一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建侯行師　有征無戰上出易下詳征伐一　奉辭伐罪　受命忘家上詳征伐二司馬穰苴曰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　三軍之事　兩軍之士夫子有三軍之事兩軍之士皆未慭慭缺也　遠征　親討　觀兵　耀武　示威　攻昧　乘王怒　行天誅　埽欃槍　戮

鯨鯢 三年東征 六月北伐 師出有名 武先禁暴 則侵不伐 以征不義 詰暴誅慢 深入長驅因山川以涉險 整干戈而作威 啓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九黎之亂德黄帝興師 三苗之不舉虞舜稱兵 即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贊 以上並白帖 增除

元惡 討大憝 祖約蘇峻反郗鑒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率土怨酷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凡我同盟戮力一心以救社稷 陸贄撰授馬燧等招討河中制曰討除大憝招緝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

問不賓 威不讋 又敕曰持旌節執金鼓者所以問不賓誅首惡 又撰命姚崇等北伐制曰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教之以戰陳之以兵蓋威不讋而服不順也

匪安匪遊 無侮無拂 詩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下詳征伐二

興師以義 平國以禮 詩小戎注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左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

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犯五不韙　備三有餘

左傳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宜乎　下出柳宗元辯侵伐論

伐不踰時　克不移朔

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塡服　晉書載記曰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師討張步克不移朔

必因其變　不以為暴

尉繚子曰太公望對武王曰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經濟類編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錯曰拔一國天下不以為暴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遂定蜀

務崇君德　勿暴民生

淮南子曰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王以

討有罪遣卒戍陳申叔時曰今君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王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徳者也　登壇必究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萬里而伐　**一人不戮**　漢書李廣利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　左傳晉荀吴帥師伐鮮虞圍鼓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束馬懸車　**雁行魚貫**　管子云桓公用管仲計西征至於石枕縣車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谿　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曰徼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雁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

不勞而定　**惟斷乃成**　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許之　下出韓愈平淮西碑

先德

後刑 **一勞久逸** 駱賓王為兵部奏破設蒙儉等露布曰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伏順先德後刑 班固封燕然山銘序曰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

書喻禍福 **忿洩神人** 劉禹錫謝赴行營表曰裂帛繫書喻以禍福椎牛饗士養以威聲 沈自邠嶺西大捷露布曰以洩神人之忿以清邊徼于之塵一鏃未亡百年無事

日無私照 **人忘暫勞** 慎行閫廣平賊露布曰日無私照南邦永以無虞海不揚波比戶晏而不閉 趙子卿出師賦序曰國用長策人忘暫勞

無闕而後動 **無衆而後伐**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又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

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勤政樓受命　通化門臨遣並詳征伐二

張目成天羅　植髮成千將楊炎撰鳳翔出師頌序曰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千將布和戍將帥厲氣成風雲

拯民水火之中　還師衽席之上上詳征伐二下詳征伐一

決江河溉爝火　廓氛埃覩白日尉繚子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　張說為河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羣凶既定冀方砥平截風浪以息滄溟廓氛埃而覩白日

百姓開門而待　中流擊楫而誓上詳征伐一晉書曰時帝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先主庶幾國恥可雪帝乃以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

朝受詔夕引道　夕捲旆晨斬關後漢書吴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段文昌撰平淮西碑曰陰凝雪飛天地盡閉雲邳晦冥寒可墮指一夕捲旆凌晨斬關四紀逋誅一朝蕩定

收圖籍封府庫順天道因人心並詳征伐二

佐聲教之不暨　假神祇之幽贊于公異撰李晟破朱泚露布曰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兇戾乂安生靈補雍熙之未治佐聲教之不暨臣祇承睿算恭行天罰攝衣登壇明君親之大義禡牙宜社假神祇之幽贊

狼星斂角太白揚眉　飛隼應節代馬嘶風杜牧賀平党項表曰箕宿禡牙狼星斂角戊日禱馬太白揚眉　白帖賜王元逵詔曰清商已至鼙鼓聲雄白

露將凝戈鋋色耀飛隼應節而逾厲代馬嘶風而自豪順天行討正在今日

巢穴是空胎卵皆覆　**長鯨既戮封豕載屠**　張説為河南郡王平契丹等露布曰長驅松漠掩集柳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　韓世能俘斬雲南叛夷露布曰長鯨既戮封豕載屠數年鴟張之寇倏爾氷摧千里波濤之區儼然山峙

征伐四

原肅將天威　書泰誓　**秉明德以誅之**　六韜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

兵行而雨　又武王伐殷兵行之日大雨太公曰是洗濯甲兵行之象

雨洗兵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邢丘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

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欲洗吾兵也

掩其不備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掩其不備

其車三千

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

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立刑成若之何敵之

增左右鼓譟中軍潛涉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注云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

伐國失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不屠城不潛軍

荀子曰王者有

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原窮絶天阻 崔駰與竇憲書云將軍窮絶天阻萬里長途

衝羌心腹 後漢書金城塞羌反馬防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

伐叛懷遠 魏略遼東太守公孫淵自立為燕王遣使假單于璽封拜邊民韓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懷遠寧静四海汝君臣侮弄神器方當屠滅豈能久也淵大怒斬忠後果為太祖所滅

練師簡卒 魏明帝樂府云我祖北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整其旅發桴若雷吐氣成雨

仗義伐貳 晉書荀勗參文帝大將軍事時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增江漢列城爭下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銑降靖入其都號令静嚴軍無私馬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

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寛大以慰其心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狄青微服度關

東軒筆錄曰狄青征儂智高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侍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日高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

勦除

明許國平倭頌序曰蠢兹島夷俶擾東南蟻引蜂屯所過為墟天子發明詔下虎符簡壯猷之臣總熊羆之師分道並進協力勦除于是司馬暨諸臣誓死一心搗其巢穴邀其歸路覆之海中羣醜盡殲焉

征伐五

原詩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

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横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讃我獨何人不能靖亂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

洹潴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霑衣濡裳　又詩曰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蕃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悽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又至廣陵馬上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元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

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詩曰凉風厲秋節司典告祥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愴令吾悲　又詩曰率

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
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内微畫無所陳許歷為
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
用庶幾奮薄身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
戎蠻或來賔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
虐動四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宋孝武帝北伐
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𦐂赤
光　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鉞暢乾靈

朝旻推物泰通渥𠯁身寧轚輮歌至世撫壤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吴雲龔馬依風
蹀邊簫當夜聞　傅亮從武帝平閩中詩曰鞠旅揚城
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總轡崇岡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
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
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
萬里與雲平凉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

海愁雲生乘墉揮寶劒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疑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疎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届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鈎引直滿常從良家子命中

幽并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
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寀或開帷聊舉青龍陣
正取絳宫時犒兵隨後拒軷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
陳始分旗　增又汎舟横大江詩曰隴西四戰地羽檄
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勲石門留鐵騎氷城息
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陳出黄雲　又詩曰滅竈驅前馬
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廻山時阻路絶
水亟稽程往年郅支服今歲單于平　原梁元帝述懐

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宫霜戈臨塹白日羽映流
紅單醪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耶銅
函覩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
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
逢霆雨立壘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虚和
鐃管水静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
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吴均戰城
南詩曰蹀躞青驄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陣三入九

重圍為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陌上何諠諠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黄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疎勒傍海掃沉黎劒光夜揮電馬汗晝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别葭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鞍中懸明月劒杪照蓮花

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杕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户推

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貫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傳　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危　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旆雷野驅長轂夜劒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劉孝儀從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君樂往反速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

乾祐山斂雰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風駛絶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横行　周庾信和平鄴應詔詩曰天策引神兵風飛埽鄴城陣雲千里散黄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

驚新橫吹獨吟春强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别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寛劒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劒氣上舒精雲開萬

里徼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張正見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增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氷壯

黄河絶㪔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値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困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逵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送劉校書從軍詩曰天將下三宫星門㐫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曰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笛梅含晚吹營柳

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　陳子昂送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曰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慎佳兵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曰昆明濱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鈇鑕弔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趾茇舍出瀘陽羣山髙嶄巖凌越如鳥翔封豕驟跧伏巨象遥披攘迴谿深天淵揭厲踰舟梁元武埽孤蜮蛟龍除方良雷霆隨神兵

硼磕動穹蒼斬伐若草木繫縲同犬羊餘醜隱弭河凋啾亂行藏君子惡薄險王師恥重傷廣車設苴梁太白收光芒邊吏靜縣道新書行紀綱　岑參奉和杜相公發益昌詩曰相國臨戎别帝京擁旄持節遠横行朝登劒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朶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李賀送秦光禄北征詩曰箭射欃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風吹雲路火雪汙玉關泥桃花連

馬發綵絜㯷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罍今朝擎劒去何日刺蛟迴　宋謝翶上命將平南唐鐃歌鼓吹曲曰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牙于庭曰無劉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孽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頷頷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筈羽不飲取其鑄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又平荆湖遣將騎吹曲曰天門雷動開風雲内前畫給羽林軍聖人神

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荆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　又下劒門遣將騎吹曲曰神風流霆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埽　元張翥前出軍詩曰前軍紅衲袍朱絲繫彭排後軍細鎧甲白羽攢韝靫輜車左右馳萬馬擁長街送行動城郭斗酒飲同儕壯士當報國毋為鄉故懷　又詩曰鍛鐵作佩刀磨石為箭鏃超乘既誇勇騁馬復齊足男兒不封侯百年

同視肉　又詩曰京師少年子膽氣乃麤豪傾金售寶劒厚價買名刀結束往從軍談笑取功勞當時霍驃姚豈在學戎韜　又後出軍詩曰步卒傖楚健長刀短甲衣大叫前搏敵跳蕩如鳥飛左提血髑髏右奪賊馬歸爾輩疾歸命將軍足天威　又詩曰總戎面如虎指顧揮琱戈馬蹄無賊壘手箠可塡河王師本無敵安用戰圖多　明徐禎卿從軍行詩曰五壘神兵下玉門倒傾西海蹴崑崙輕車夜渡交河水斬首先傳吐谷渾　孫

一元贈李將軍征南詩曰上將原知敵全軍用伐謀折衝臨遠服仗鉞下南州千山迎劒氣萬里擁蛇矛羽檄飛前渡艨衝據上流驚鱗還自潰窮獸欲何投殺勢奔封豕威聲走怒彪潛兵分部伍歸路扼咽喉直須臨獠穴盡擬破蠻酋俘獻君門喜凱還道路謳將軍列茅土四海仰皇猷　唐順之南征歌曰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又歌曰漢皇有道靖飛狐南粤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

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原賦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在昔上世義兵所克
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
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
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
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
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鄴伐
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卒甲之皓旰兮馳萬

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

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横大江而莫御　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鄴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爛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黄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禄而蒙私并小

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

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又序征賦曰余因

玆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覿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

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

連薄乎天維刋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擘循環其

萬般亘千里之長瀋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微道

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

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

棲遲而無依　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折兮超遥集於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頼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薫風温温以增熱體燂燂其若焚　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髙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

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讐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罔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實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飈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睎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

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鋭鋒陸陷兕犀水截輕鴻鎧則東湖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檿幹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晳柎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箘簬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楗輈馬則飛雲絶景直髯騧騂駮龍紫鹿文的蹢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

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矣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縠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于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旌旐繼乎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

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瓌珍茵氈幕幄欀瓔帶珮不飾彫琢華璫玉瑶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綠黼錦繢組罽毦皮服　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元燄皓旰流光左騈雄戟右攢干將彤旂朱矰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鋋於是轒轀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剥滅　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吴之小夷負川阻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而是征整三軍而飭戒

殄征夫而叛鶩舫翼華以鱗集蒼鷹雜以星陳塞川原
而上下蔽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飭師
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横馬江湖之足忌公命臨
淄守於鄴都侯懐大舜乃號乃蓦茂國事之是勉兮歎
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
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
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㑹衆以百
萬粤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

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于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于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闈傷鵷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

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崤之重阻覿髙掌于華陽聆鳴鳳于洛浦　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曽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鴈逝陣未列于都甸威已振於秦崤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于河湄夕飲

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歇　增唐趙子卿出師賦曰莫高非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珍怪煙委而波屬蠻夷烏狎而蟲馴粤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固陰冱寒兮陵我河津於是按玉劒而憑怒輝金戈而雷震禡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蒼麟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鬭作笳鼓之殷殷别有哮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并而投

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霓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逡巡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忉𧮫流詠則梟獍懷親　趙伯勵出師賦曰赫赫哉帝唐葉殷累聖神化無外鬼方獨迷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琱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火色旌旗晝炎炎以彗日横行有同于千里止步不過于六七桓桓大將黄石老之兵符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劒術受

脈者實在乎國英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埽一隅之陵亂　陳山甫有征無戰賦曰皇威克宣彊敵無全始建牙而耀武終不殺而摧堅授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戎夷而向化掉鞅而旋靜難以仁勝殘以德綏懷未及方資弔伐之謀氛祲潛銷詎假貔貅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敵無遺乘地形而動衆順天討以行師於是指途而邊

鄙革心援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懐而將順將血刃而何
有當其蘊龍韜以啓路馳貔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
笑血涂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閫之威無逾
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櫜弓矢　陳
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徳如春雖幽無
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咨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
筴諧諮詢投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
師也以勝殘為心以除暴為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

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闔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欷歔以相慰曰豈圖汗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為陰濟濟烝徒一以貫乎睿旨顒顒噍類咸得滌其煩襟　章孝標王

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翦屠如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草木之心寧慮暵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邢乎至乃鋭戈矛齊卒伍誠告虔于上帝祈發生于下土龍旂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之為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

增雅唐柳宗元獻平淮夷雅曰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徯汝克賜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既類既禡于社是宜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頟頟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郾彼昏卒狂裒兇鞠頑鋒蝟斧螗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

若饑得餔載闢載祓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曽是讙譊化為謳吟　又曰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儌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鄴頑柔惠是馴愬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嶷嶷熊羆是式衙勇韜力日思奮殛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逶遲

原頌漢揚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𧰼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𧰼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賛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

陽　後漢班固竇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
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衝雞鹿塞名超黄磧輕選四縱
所從莫敵　傅毅竇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
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獯鬻之
桀虐自弛放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
竇侯之征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
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於禹跡奉
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

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于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
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
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
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
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
表繼天乘胥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
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裳替

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趨烽飈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　增明宋濂平江淮頌曰虜魄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兔之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

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　梁潛平安南頌曰際天極地無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是賴曰迪于彛帝則受之厥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奉若天命以征弗順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雷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王師至止天開日晶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悦　許國平倭頌曰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島夷匪茹騷我東南乘潮出沒倏如飈舉焚蕩虔劉哀此士女乃命虎臣肅將

天威仗鉞于征秉旄以麾先機制勝伏險諜奇媒弋梟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魂内慑天網四張覆披巢窟禽搜草薙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斯築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原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險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為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

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秉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届節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茲介冑使燕然之石願勒而不刋函谷之土將封而莫遂雖荷杕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

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

其揆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

於交河之北　增唐柳宗元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曰

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靈

旗四臨氛沴皆散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

原露布唐駱賓王為兵部奏破逆賊楊虔柳露布曰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事切

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逆賊豺

狼有性梟獍難馴亂我天常負其地險峰危束馬路絶懸車臣遣劉會基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高奴弗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孫仁感等陵北山之北絶其飛走之途楊虔柳等振螳螂之力拒轍當輪肆蚊蚋之羣彌山滿谷臣遣令狐智通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李大志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梁待璧等總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康留

買等騰躍鐵歎金之騎犯前矛而扼其喉臣率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進澄氛廓祲迴夏景以潰春氷滅跡埽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楊虔柳等殞死行陣懸首旌門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孟獲已擒再戰哀牢授首斯皇靈遠暢廟略遐宣奉元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　明于慎行閩廣平賊露布曰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

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為之治亦多不戰之征妖賊曽一本等沐魚鳥之波濤依狐鼠之城社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佔客棄桃枝之簟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承聖武祗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薄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蓋海之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瘴雨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某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劒

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粤鳴弓銅柱之崖其總長弢勁弩之兵揚旆泉漳境上其率鶴膝鮫函之士陳兵潮惠城邊軍聲大振于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無穴可藏雙輪勢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藁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時雨之師

增碑唐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詔賜繒布始時蔡

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令眠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牧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及汝父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

原啓齊王融答敕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埽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良鷃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

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獯獫薦食久絶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熢燧之警常勞守障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塞寢兵關候罷柝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絶然桓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

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增唐元稹賀裴相公破淮西啓曰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閤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埽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

原戕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戕曰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

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梱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桓温與撫軍牋曰北寇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為未豐方之古人復為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况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

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原書魏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為營壁江淮為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為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曽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

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迹

原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

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四海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

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

誠内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

既并海内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

笑虞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

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

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

觀朝廷下僚門户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

國吞四夷君臣若兹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濵逸老將集論雲夢元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胄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

乎履道懐智休迹顯光灑埽羣虜艾撥穢荒走袁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析商

增唐柳宗元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説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必有以釁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腴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棄于其人外棄于諸侯從而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貸食有餘三者大備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

詞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為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鐘鼓作焉侵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為制命之舉也非為人之舉也故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